

家庭相册



父子书

□杨松华 文/图

父亲生于1948年，病歿于2004年。父亲21岁那年生我，24岁那年生了二弟，28岁那年生下小弟。父亲这一生已和我们三兄弟活成了一本书。这本书，是由我们父子四人共同创作的。

书的封面，是一幅父子四人同乐的图片。年幼的小弟被父亲双手举过头顶，父亲的眼里深含着仁爱、期盼，他又有了为人父、再添男丁的喜悦，期盼小儿子快快长高长大，超过他的身高，超过他的学识，超过他被这个世界认可的生存本领。小弟在父亲强劲、高高地举托下，仰望蓝天，感受被父爱托举的幸福。而我和二弟正羡慕地站在父亲一左一右的脚下，在我俩幼小的心灵深处，已储藏了父亲也是这个年龄段的托举之爱。有点怕，又希望父亲多来几个空中抛。

迫不及待地翻动这本书的正文。内容丰富极了，记录着孩子的初成长：二弟与父亲的第一次玩游戏。二弟将父亲当马骑。在狭小的房间地上，父亲四肢着地急促奔驰，按照儿子的要求一个腾飞跃，父亲的前额重重地撞上床腿，为了继续表现英雄骏马，父亲忍受巨痛，二弟在父亲背上发出一阵又一阵开心的笑声。后来，父亲头上的这块鸡蛋般大的包直到二弟长到十岁时才完全消退。

少年儿子与父亲这一章节记录着我那年与父亲的一次走夜路。那晚在外婆家吃了新屋上梁喜酒后，父亲领我回家。半路上天突然下起大雨。父亲毫不犹豫将自己的大棉袄脱下，罩在我的头上。大棉袄从头至脚裹住了我的全身，我几次不安地问父亲：你身子淋湿了，会不会感冒生病？父亲说：不怕，不怕，我是大人！结果一到家，父亲便喷嚏连连，因受寒，父亲头痛高烧好几天。

青年儿子与父亲这一章节记录着小弟第一次斗胆与父亲顶嘴。小弟突然发现，一向自信有

加的父亲那一刻在他面前将头低垂着，他的心被刺痛了，可又不愿意向父亲认错，他还装着满腹怨气的样子逃进自己的房间，将房门重重带上，从里面上了门。睡到半夜，他起床开门小解，猛然发现黑暗里还坐着一个人。堂屋灯是父亲摞亮的，父亲眼圈浮肿，正用一双不安的眼神望着他。他再无法装扮了，哑着喉咙说：“爹！我没事……”

壮年儿子与父亲这一章节记录着我和妻子漂流在外乡打工，每月都能收到父亲寄来的家信。尽是一些生活琐碎的事，而我和妻子都饶有兴趣地读，仿佛正和家乡的他们在一起吃饭、睡觉、起床，一起去田间拔草、种豆、牧牛，一起去串门、走亲戚……在这些信中，父亲把他平日不能与儿子、儿媳直接口头要说的话，都在这一方方纸上淋漓尽致表达出来了。父亲说：“我儿、媳，你们辛苦了，在外一定吃了许多苦！”“我很是想念你们，不知你们现在外地过得怎么样？”“你们不要舍不得吃，在外要吃好些。等你们春节回家，看你们瘦了，我会难过的……”

这一章节还记录着我与妻子在外打工十余年，这一年春节回家，听母亲告诉我，父亲眼神越来越不好了，但为了给我们写信回信，父亲特意将一只高脚四方凳搬到屋外瓦檐下，就着外面的亮光写信。写一封信，总要花去半天时间。

我品读到这儿，忍不住泪流满眶。儿时的记忆非常顽固，它完全镌刻在我记忆的胶片上，只待某个夜晚梦境将它投放。父亲那年“去”了，留下这本厚重的父子书。以上列举的，只是我们三兄弟与父亲一生相处光阴里的几个片断。那一幕幕，在我们眼前闪现、回转，构成了这本书的厚实、凝重、情节起伏跌宕。

如果这本书有后记，应该这样记：我们父子一场，千般情、万般爱，永远值得书写。

由钱包说开去

□时双庆

我对钱包有记忆还要从上小学时说起。那时，人们的生活都不富裕，手里存不下几个钱，也就用不上钱包了。然而，钱少才显得弥足珍贵，少得可怜的钱总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存放。

奶奶的钱包是一个小小的手帕。摇着拨浪鼓的货郎来村子里卖些针线之类的小物件，奶奶总是蹑着小脚慌慌张张地跑回家，再风风火火地赶来。选几个锡箔纸包着的小针儿，或是两挂白洋线，或是一个顶针儿，然后，小心翼翼地从小手帕里掏出那个包着零钱的小手帕，一层一层打开，取出几张一毛的纸币，再用手搓几次后交给货郎。

奶奶手帕里的钱不多，面额也不大，一毛两毛的居多，最大的面额也不过是一两块而已。有时，奶奶还会舍不得似的把折起来的手帕再打开，从里面拿出几个毛票，给我们这些孙子辈的小孩儿买些好吃的糖豆。也许是因为好吃，我总惦记着奶奶的手帕，但只要奶奶把它藏起来，我们就再也找不到了。

奶奶是个有些迷信的人，她相信她那个破旧的手帕能够日日生金，给她带来好运。我也总是奇怪：奶奶手帕里的钱总也花不完，也就固执地认为它能够日日生金了。

后来，我上了初中，一个星期才会回家一次，母亲也会给我一些零花钱，有时是十元，有时是八元，为了防止我弄丢这些钱，母亲就给我缝制了一个特殊的“钱包”：在我的贴身衣服里缝了个口袋，上面还有一个小扣子。

我希望我的这个小“钱包”也能像奶奶的“钱包”一样日日生金，但有些事情总是事与愿违，我总是在花光了口袋里所有的钱时才会想起：下周母亲一定不会给我这么多钱了！奇怪的是母亲并没有责怪我，只是，当我上一周口袋里的钱难得没有花光的时候，母亲的脸上总是笑开了花，却还责备我说：“别舍不得花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！”

许多年以后，我参了军，转



本专栏持续征稿
欢迎您踊跃投稿
投稿邮箱:ldwbgh@126.com

了士官，有了自己的工资，就自己买了一个皮制的钱包。小小的钱包外观精美，里面不仅可以装钱，还能存放身份证、银行卡等重要物件，我就越发喜欢这个小小的钱包了。

然而，社会变化得实在是太快了，当我还美美地观赏着自己的钱包的时候，我发现原来人们都已不再用钱包了，吃饭、逛商场、打车、购物……一个小小的手机就能解决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的问题，安全、便捷，我不由得内心里燃起一股激动之情：斗转星移，世事变迁，生活在这个时代真好！

每日连载

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，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，这里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……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——

人民利益

——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

□关明

楚中天吸取了闵直方的教训，去招工处报名时直接递进去初中毕业证。这回倒是顺利得很，一下就被录用了。“其实小学文化也行。”招工处一位工作人员说。经过简单的考试和体检，楚中天很快成了企业新人。

除了报名登记表外，还发给楚中天一张“自愿加班切结书”。一起排队的一名工人不太明白这“切结书”是什么意思，问楚中天这是什么意思，楚中天说：“大概是保证书的意思吧，咔嚓切一刀，就什么都结了。”

经过简单的培训，第三天，楚中天就成了生产线上的一名工人。

企业把他分到了没有什么技术要求的打磨工段。楚中天每天的工作是给韩金成的保健锅打磨抛光。车间里铝粉弥漫，楚中天很是担心，在这样的环境，一是很容易患上尘肺病，二是很容易爆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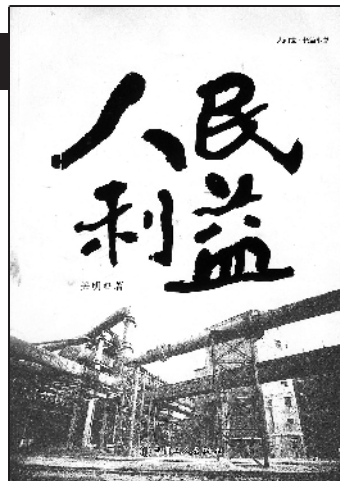
在他的宿舍里，住着八个工友，都是在不同的产线，不同的工位，也有着不同的上下班时间，整整一个星期过去，楚中天都没有弄清楚到底是哪些人和他住在同一宿舍。

有时能碰到和他同时上班班的，就是辛孟远。楚中天问起辛孟远：“为什么工厂要这样安排工作时间和宿舍人员？”辛孟远说：“这还不简单，他们是故意把工人分开安排的，为的是防止你们结伙来闹事。”

这又是一门学问，楚中天说，到这里工作真长见识，他这几天学到的东西，在大学里可能一年也学不到。辛孟远说，你是大学生？大学生也干这个？前两天我来招工处时，前面也排了个大学生，是不是这两年大学毕业工作不好找啊？

辛孟远的岗位在一间白色涂装车间里。他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，操控固定好位置的喷枪，将油漆从各个角度均匀喷洒到工件外壳上。这个三百人的车间能在半天内喷出上万个外壳。辛孟远说，在这里，工人不需要学习，甚至不需要思考。“只要把同一件事成千上万遍地去做好就够了。这样的工作更适合合机器人。”

辛孟远拿的是一部最新的苹果手机6手机，楚中天很惊异，辛孟远说，上个月去献了两次血，加



上工资，差不多也就够了。楚中天吃惊地瞪大了眼。辛孟远不以为然，说这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上次打工的企业有个工友，为了买苹果5，还卖了一只肾呢。楚中天呼呼地说，这个社会，简直乱了套了。

楚中天在工厂干了两个星期，再也忍受不了枯燥的重复劳动和恶劣的劳动环境，正好呼维民和闵直方给他布置的任务也完成了，他对这家工厂的生产状况，职工劳动时间、劳动保护、劳动报酬等方面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。他在向闵直方通报情况之后，在第三个星期上工的时候，辞职离开了工厂。

离开工厂的时候，他回望厂门口的招工处，又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又一拨和他们同样境遇的人，将开始在这里完成他们的人生轮回。

他走后不久，辛孟远被派去打磨车间，顶了他空下的岗位。(连载23)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

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

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

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